

以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新型腐败的防治根基

高尚 董春宇

辽宁师范大学, 中国·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 不断加深新型腐败研究。新型腐败在主体等方面呈现新特征。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本文分析腐败环境、机会、动机等发生因素, 探讨引发腐败的文化根源。基于习近平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论述, 以廉洁文化建设为根本, 结合数字技术, 提出以廉洁纪律、制度、教育分别强化行动、政治、思想自觉,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关键词: 廉洁文化建设; 新型腐败; 数字技术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w types of corrup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e of integrity

Gao Shang, Dong Chunyu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iaoning Dalian 116029

Abstract: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has continued to deepen, and research on new forms of corrup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se new forms of corruption exhibit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other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ulture of integrity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to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a clean and honest Party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corruption, such as the environment, opportunities and motivations, and explores the cultural roots that give rise to corruption. Drawing on Xi Jinping's remarks on fostering a culture of integrity, and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this proposal combines digital technology to strengthen voluntary action,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ideological commitment through integrity disciplin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education respectively. We sh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advancement of not daring to be corrupt, being unable to be corrupt and having no desire to be corrupt.

Key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e of integrity; New corruption; Digital technology

1 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取得成效, 但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 腐败现象更不易察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我们始终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原则, 持续净化干部队伍。

廉洁文化建设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1]。本文探究新型腐败的发生因素与文化根源, 从腐败环境、腐败机会和腐败动机三方面剖析腐败主体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解释腐败文化与廉洁文化从而构建以廉洁文化建设为根本, 结合数字化技术的新型腐败治理体系, 发挥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着力探讨廉洁文化建设怎样有效防治新型腐败的问题。

2 新型腐败的发生因素与文化根源

2.1 新型腐败的发生因素

2.1.1 腐败环境因素

腐败环境通常指的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各种政治、经济

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体, 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腐败动机的产生并为腐败主体提供腐败机会。

社会文化环境影响腐败动机的生成与演化, 通过塑造不良价值观、规范认知和社会认同催生腐败行为。受到某种不良文化的侵蚀, 腐败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被看作成功的标志。在金钱和权力受到高度重视的社会中, 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通过非透明渠道相互转化, 腐败行为被普遍认同, 在社会中形成的文化氛围就降低了腐败的道德成本。

经济环境是腐败动机产生的外部动力, 主要包括资源分配不合理、市场竞争机制失衡和经济全球化等原因。在财富不均的社会中, 权力是获得利益的有效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公平竞争机制可能不够完善,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同等的政策支持与竞争机会, 容易导致政企之间腐败的出现。

2.1.2 腐败机会因素

腐败机会是腐败主体实施腐败行为的时机。对于内心存在腐败动机的个别腐败主体, 腐败机会时刻存在。腐败机会的发生概率与严重程度取决于复杂的主观和客观

条件^[2]。

首先,制度实施存在漏洞,产生寻租行为。在顶层设计时,通常采用简化策略,省略某些不符合规则的成分^[3]。当前,一系列反腐败制度与党纪党规已相对完善,但具有腐败动机的腐败者一般具备较高的知识储备量,不断寻找制度法规的灰色地带,为腐败行为披上合法化外衣。其次,监督管理力量欠缺,上下层级距离远。新型腐败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存在规避动作,充分利用监督盲区,利用自身职务优势寻求便利,实现权力的重叠嵌套。最后,腐败手段的先进化也提供了腐败机会。腐败手段是指腐败者利用数字技术等手段掩盖获得的非法利益与腐败行为,同时规避追责问责的策略方法。

2.1.3 腐败动机因素

腐败动机也不仅局限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还体现在地位、权力、影响力与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腐败动机变得更加多元与复杂,又可以分为物质利益动机、非物质动机与集体利益动机。部分腐败者以满足特定群体或机构的利益为主要目的,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运行,为企业提供不合规的政策制定与不正当竞争。

就腐败动机因素而言,腐败主体奉行个人中心主义的原则,依照其对腐败的认知,把实现个人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权力是达到目的工具,无视社会责任感,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为了获取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与集体利益,有目的性的结交能为自己带来便利的人,满足个人私欲形成腐败动机。

2.2 新型腐败的文化根源

文化是人化的一切活动及其产物。腐败文化是在腐败环境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互动影响下产生,将腐败作为一种主体的价值观和为腐败群体成员接受的行为方式。腐败文化是腐败价值观持续传播的结果,也是腐败动机形成的重要心理基础,潜移默化地推动腐败主体顺应腐败趋势而非遵守法律法规与坚守个人道德底线^[4]。某些地方党政机关干部给上级拜年红包、日常办事之前先找关系、请客送礼、走后门现象,以及在一些地方或行业存在的所谓腐败“潜规则”,这些属于传统习俗类腐败。

2.2.1 “官本位”的思想残余

官本位是指以官职高低作为衡量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核心标准,这种思想观念延续千年,从孔子的人世主张“学而优则仕”到科举制带来的寒门弟子实现阶层跨越。当前官场文化的异化为新型腐败培育了滋生土壤。部分公职人员将个人行政级别等同于个人价值,利用数字技术手段

操纵权力,以官职升级所带来的特权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2.2.2 社会生活中的人情往来

人情往来诱导生成腐败文化。中国延续儒家传统,始终倡导“熟人社会”是稳固社会发展的基石,集体行动与人际交往观念深入人心。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情社会有了新的转变,不再拘泥于熟人,而扩展到存在利益关系的陌生人,利益塑造了一种替代血缘亲戚的重要人情关系。新型腐败就借助人情往来这一传统交往文化构建技术赋能下的“人情升级”,腐败由收受贿赂的礼尚往来演化出更加隐蔽的形式。

2.2.3 个人价值观裂变

当腐败披上“技术创新”与“文化升级”的外衣,其背后的个人价值观裂变已超越普通的贪欲,演变为一场有关身份认同与道德沦丧的深层精神危机。在身份认同方面,受到部分公职人员将公职身份解构为“资源变现的工具”思维方式的影响,由于身份认同异化,在自我认知与责任间存在断裂,从而引发腐败主体将政策视为工具,将公权力视为私人资本,在衡量腐败风险与自身收益的过程中走向腐败。

3 在新型腐败治理中理解廉洁文化建设

廉洁是指不贪污,不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不接受他人的贿赂使自身清白受到玷污。廉洁文化即“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廉政制度和廉政行为的总和”^[5]。建设廉洁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用于改变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如公众对腐败的看法以及助长腐败滋生的社会风气,旨在推动新型腐败治理。反腐败斗争初步实现“不敢腐”,日益扎牢“不能腐”笼子,下一步的重点是以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抓手,解决新型腐败的腐败动机,迈向“不想腐”。

3.1 廉洁文化词义解构

廉洁文化以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为价值理念,倡导一种崇廉拒腐、廉荣贪耻、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与我们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所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通共融。以“廉”为价值内核,强调个人修养与公利至上的道德自律,以“洁”为行为标杆,强调清白无垢,以“文化”为符号载体,从中华文化中吸取文化精华。廉洁文化以廉洁价值为核心,在制度规范、道德教化、实践养成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具有约束与引导双重功能的文化系统。

3.2 习近平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关于廉洁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出发点是厚植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根基,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动力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支撑点是凝聚崇德尚德的社会力量^[6]。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主要任务和目标指向,从而准确把握廉洁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3.2.1 廉洁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

在政治维度上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廉洁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持其政治本色的战略工程,有力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廉洁文化建设通过塑造党员干部的政治人格,确保权力运行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将维护人民利益贯穿廉洁文化建设当中,通过加深党群干群密切关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基础性支撑。

在文化维度上,依据“文化自信”的战略布局,廉洁文化承载着“清正廉洁”的传统美德与“公私分明”的革命文化基因,党员干部将“清正廉洁”内化为精神追求,社会大众将“崇廉尚洁”转化为行动自觉。

3.2.2 廉洁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廉洁文化建设规范廉洁奉公,要求党员干部在处理公务问题时将廉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彰显忠诚有担当的公职本色。学会廉洁用权,规范行使权力,谨记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切忌将权力当做输送利益达成腐败的工具。家庭成员与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与行为上统一战线,其子女、配偶、相关亲属认识清正廉洁的重要性。

3.2.3 廉洁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

目标指向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廉洁文化建设明确的目标指向即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社会清朗与政治清明,这些目标更好地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廉洁文化”,营造更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第一,干部清正。要考虑干部心理活动产生的行为动机。廉洁文化建设着力提高党员干部个人品行与道德标准要求,正确认识权力观,做到思想与行动高度统一,拒绝贪污腐败行为。第二,政府清廉。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各机关处理事务公开透明和高效。第三,社会清朗。社会风气既因民众的行为取向而形成,又塑造民众的价值观。第四,政治清明。通过在政治系统中打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社会清朗的有机互动而实现的理想状态。

4 廉洁文化建设防治新型腐败

新型腐败的发生因素产生反腐需求,从而催生廉洁纪律筑牢根基,廉洁制度规范廉洁行为,构建制度防线,廉洁教育培育廉洁心理,筑牢思想防线。要以严肃廉洁纪律强化“不敢”、以健全廉洁制度促进“不能”、以加强廉洁教育激发“不想”。廉洁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性活动,还

是政治性活动,在改变社会价值观、陈规陋习和民众的行为取向上,彰显其治本价值,从政治文化出发,打击新型腐败根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4.1 以廉洁纪律加强行动自觉

廉洁纪律是在从事公务活动中应对新型腐败环境,党员干部遵守廉洁用权的行为原则行使职权。其本质是坚持“秉公用权、不谋私利”,通过规范权力来重塑行为,要求清正廉洁的行使权力,保持工作的严肃性。廉洁纪律通过强化内在约束,将道德准则转化为行动自觉,从而确保行为的规范性和廉洁性。

强化廉洁纪律对权力的约束作用。坚持党的严明纪律、规定和法治精神,把廉洁文化建设融入纪检监察巡察监督的日常工作中,进一步落实各级部门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主体责任,抓关键少数。第一,是在权力行使上进行约束。禁止党员干部收受礼金,进行权钱交易,滥用权力以谋求私利。第二,是在权力观念上进行约束。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党员干部要从心底学起并理解廉洁纪律的内容与要求,坚绝纠正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顶风违纪现象。

加强廉洁纪律对行为的重塑作用。廉洁纪律通过惩戒与激励并行实现重塑行为。廉洁纪律的强约束力,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行为模式。营造对违纪行为的严打击态势,强调纪律底线。结合廉洁纪律的激励机制,大力弘扬公职人员认真履职、密切联系群众、道德高尚的优秀典范,通过反馈机制与激励表彰相结合,鼓励廉洁行为,推动廉洁纪律的有效执行。

实现廉洁纪律的价值认同。公职人员应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明确权力行使的范围与意义,充分认同权力并非谋私工具,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4.2 以廉洁制度增强政治自觉

制度问题是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在新型腐败治理中,廉洁制度始终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廉洁制度通过制度保障增强政治自觉,提高行为主体自我约束的能力,是一种通过法律法规、党纪党规规范权力运行、遏制腐败行为的规范体系。

首先,建立健全各类制度机制。制度反腐强调对于党员干部与公职人员来说,在注重教育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建设,腐败机会是能不能腐的重要条件。“不能腐”旨在建立健全全面从严的廉洁制度。其中反腐败制度强调规范性、强制性、程序性和针对性,针对腐败环境带来的一系列腐

败条件,旨在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通过全链条式惩治新型腐败。

其次,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强化工作压力传导,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专项巡察等,确保责任部门全面实施廉洁制度。第一,强化制度适应性,将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适应国家治理需要,针对新型腐败中存在的制度漏洞、监管不力与手段更新的腐败机会,适时调整制度建设。第二,有效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制度的执行必须保证其不可侵犯与公平性,破坏制度必将受到严惩。第三,将数字化技术合规应用于制度保障中,推进相关制度优化落实。优化配套制度,如利益冲突制度解决关系网络问题、财产申报制度解决隐蔽资金流向问题和问责制度解决责任分散问题。

4.3 以廉洁教育提高思想自觉

廉洁教育以“廉洁”为核心,利用教育手段,影响个人、组织与社会,培养廉洁意识,防范腐败动机的生成,从而形成廉洁行为的教育活动。香港廉署专职负责教育战略实施和廉洁文化建设的社区关系处,制作面向大众的海报、广告片、电视剧集等多种宣传,深入基层、学校宣讲,大力推进廉洁诚信教育进入各级校园、教材当中。教育的着重点在于思想的净化,从思想根源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淡化金钱意识,强调诚信正义的重要性。无论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还是人民群众,都需要抵制腐败文化侵蚀,从内部因素实现“不想腐”。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整治腐败与作风问题。

克服新型腐败文化根源的侵蚀,有针对性的减少腐败文化对于个体的侵蚀。着力解决官本位思想残存问题,通过教育引导平等观念,深入理解职业平等,树立正确权力观,实现文化重塑。辩证看待人际关系,有效应对人情往来的社会生活方式。教育系统也应着重培养个人能力,通过教育实现个人能力提升,倡导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

新型腐败结合数字化技术对腐败治理提出新挑战,实现数字赋能廉洁教育。因此,廉洁教育与数字化技术结合。第一,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建设廉洁教育资源库、廉洁案例库等,合理运用数据追踪功能,监测学习效果。第二,建设廉洁教育互动平台,上传廉政故事与法规条例等,结合新加坡等国家的廉政经验,学习互鉴。第三,利用VR与AR技术,创设情景模拟实验场景。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到情景选择中,充分考验个人意志。

5 结语

中国的廉洁文化建设始终遵循治国必先治党,学习习

近平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了解其理论内涵,依照廉洁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开展在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之中,利用榜样作用逐步引导至社会。探讨新型腐败的文化根源,并通过廉洁文化建设解决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以此强化廉洁文化,从解决腐败动机出发,抑制行为主体产生腐败心理,做出腐败行为的作用。

构建以廉洁文化建设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依照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就新型腐败的发生因素来看,并结合数字化技术的合理运用,以廉洁纪律应对腐败环境、以廉洁制度减少腐败机会、以廉洁教育防范腐败动机。从宏观理指导到行动实践指南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廉洁纪律最显著的功效在于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既包含权力行使、权力观念,又约束行为与价值认同,其有效治理腐败环境因素中的滋生条件。廉洁制度的强规范作用,重视制度的建设与运行,有效提出针对新型腐败的制度建设,例如数字化与问责制度的结合。廉洁教育重在从个人、组织与社会出发,构建正确的义利观,克服陈旧思想腐化,并且强调数字赋能的有效运行。廉洁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从治人出发,既治行为,又治人心,实现廉洁奉公、廉洁用权、廉洁修身与廉洁齐家,有效防范新型腐败在隐蔽中扩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9.
- [2] 周少来. “逃逸式”辞职的背后: 为什么隐性腐败难以根治[J]. 人民论坛, 2023(5): 74-77.
- [3] 王浦劬, 汤彬.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9): 22.
- [4] 徐玉生. 廉洁文化治理腐败的作用机理[J]. 廉政文化研究, 2022, 13(2): 12-13.
- [5] 张钰枫, 张琳琳. 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三重逻辑[J]. 品位·经典, 2024(20): 32-35.
- [6] 邓玲. 习近平关于廉洁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逻辑意蕴[J]. 西藏发展论坛, 2023(01): 14-19+26.

基金项目: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全过程民主视角下特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L21BZZ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高尚(2002-), 女, 汉族, 辽宁沈阳人,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